



園丁的話: Lím Chùn-iók

TGB 網路 e phoe 母語意識

Tùì Bóng-Pò 103-kí hit phi" "Kā Tái-gí-bùn Ūn-tóng Sak kàu Bùn-hák ê Chhân-chhù", góa ũ l-sut-á bô kàng-khóan ê i-kiàn tiàm chia hám ták-ke hun-hióng, mã hoan-géng phoe-phéng.

Góa kám-kak hiân-chhū-sí Hō-ló-ōe ê bûn-hák i-keng tát-kàu bûn-hák ê chhân-chhù lah. Chhí-chió ē-sái kóng kî-tiong siōng hó ê pō-hūn bē khah su kî-tha" gí-giân ê bûn-hák. Bók-chéng kék-ke sī liōng khah chió, thòk-chhiá khah chió, hó ê chok-phín iú-hân, thé-chài ê hēng-thài khah pó-siú chit-khóan bûn-tē. Chhí-iàu hong-hióng chéng-khak, góa jîn-ùi chí-sī sī-kan ê bûn-tē. Lán bô su-iàu koh-chài phóah-lóh-khi

phoe-phéng-chhiá siat-kè ê hām-khut: "bó-gí bô bûn-hák, bô khó-lêng siá chhut bûn-hák, to sng kóng siá chhut-lái mã bô láng khòa". Lán bô su-iàu chéng-béng siá"-mih.

Nā beh hoah l-kù kháu-hō, góa ê kiàn-gī án-ne: "Kā Tái-gí-bùn ūn-tóng tùì bûn-hák sak kàu hui-bûn-hák ê léng-hék". Siat-sú hák-seng-á tī khò-tng m-thia" lāu-su káng-khò, su-té-hā tī hia thóan kán-sin, chhit-thò, jī-chhiá" sī iōng bó-gí thóan ē, jī-chhiá" bô teh siū" in teh thóan bó-gí, án-ne lán tiòh sēng-kong lah! Tái-gí-bùn ūn-tóng ê bók-phiau tòh-sī beh hō láng bô su-iàu ũ "bó-gí i-sek". --Henry

台灣鄉土長篇小說連載(44)

鄉史補記

陳雷

阿餘 tng 來厝問阿姨, 賴蔥講: 「猶是縣裡有出頭。」嘴 chit 款講, 心也 m̄甘伊去。一句話 khng 久 a, chit 時 chiah 講出來: 「餘 a, 你去 chin 前, 阿姨有一項物交代。」Thèh 一個鹿皮 thī" ê 袋 á hō 伊, 講: 「收 hō 好, tòh 是寶。」

Kap 牛蹄 chhōa 阿餘去 chhōe 洪布, 講: 「Tòh 是 chit-ê 我 ê 外甥。」洪布看阿餘目眉圓圓, 下 hoài 四角, 腳大手大, 又 koh bat 字, 歡喜 chhōa in 去看阿姊, tòh 是 tòà tī 學甲後社 hit-ê 棄 a。棄 a 看阿餘下 hoài 四角, hiáh-á niau-niau, 叫環 a 出來。這環 a 穿一領 phoah 肩 ê 闊布衫, 圍一條藍海 ê 桶裙, 長頭毛 ê 頭殼頂 tī" 一條高(kóan)-高(kóan) ê 紅巾。Hit-ê 烏皮金, ná 笑 ná 無笑, bē 輸熱人棚 á 頂 ê 菜瓜 phák tiòh 日 teh beh 開。棄 a kā 環 a 講: 「Chit-ê 作你 ê 牽手。」Kā 阿餘講: 「環 a 作你牽手。」叫環 a 捧烏糯米 ê 麻糬來請大家, 酸酸甜甜。牛蹄歡喜, 賴蔥也歡喜, 手骨 hit 二 kōa" 珠 á pak 落來, kā 環 a 掛, 正手掛紅珠, 倒手掛綠珠, 講: 「Zana hō 賴蔥, 賴蔥 hō 環。」Tòh 是 kap 牛蹄牽手 ê 時, 阿月母轡 hō 伊 è。

(2)

咱 chit-má 將軍鄉學甲莊社仔, 古早古早 tòh 是史榔甲社 ê 所在。林爽文事件失敗 hit 年, 社裡 ê 人仔仔大萬、成仔萬芳 kap 尾仔大萬招林后觀租耕地, 叫作番大租。Chit-ê 林后觀想 phái" 心, beh 奪田地, kap 官廳 tau 孔, 偷告 in 三人 kap 天地會有通。He 官廳掠金仔大萬、成仔萬芳 kap 尾仔大萬來 thài, 田地抄封沒收, 賞 hō 林后觀。金仔大萬 è bó 拉不 (Lapu) hō 人賣去佳里與巡檢 ê 厝。拉不身邊 tòe 一個 cha-bó gin-á 15 歲, 名作媽母豬拉 (Mabutirat), tòh 是伊 ê 孫 á, 阿兄尾仔大萬 è cha-bó kiá"。媽母豬拉生作 súi, 人叫伊阿 Súi 媽母, hō 巡檢欺負, soah 有 gin-á beh 生。He 阿姑看伊腹肚一日一日大, 心內煩惱, 偷偷 kā 伊講: 「嬰 á 生出來若是 cha-bó è, 人 tòh 抱去賣掉。」阿 Súi 媽母 kā 阿姑講: 「我要 á m̄ 愛賣。」等到順月 teh beh 生, hit 暗無 hō 阿姨知, 家已一個半暝偷走。也 m̄ 知 beh ùi tò 位去, 驚人來 jiok, 大路 m̄ 敢行, chhōe he 小路 kap 草埔直直走。阿 Súi 媽母少年人勇, 無停行到天裡 hóa" -hóa" è 月無去, 猶未 phah-phū 光, tú 好來到一 tah kē-kē è 窟 á 地, 路也無去, 頭前一大片長草, 插插插 è 水濁, 比人 khah 高(kóan), koh 過去 tòh 是淹 (im) 水 è 溼地, 幾千幾萬隻 è 田 kap-á kī-ku kī-ku 無停叫, tòh 是 chit-mái 學甲草 làm hit lè 所在。阿 Súi 媽母 kui 暝顧走無 hioh 暱, 驚 koh iau-sò, soah 去動 tiòh gin-á 胎, 英雄 pak 肚痛 beh 生。用爬 è nng 入長草內面。Kā 草倒倒, ku tòà hia m̄ 敢哀。He 草裡 è 惡蚊 i" -i" o" -o", kui 群 ná 雨水 teh chng, 無停 kā 伊釘。一時 á, óa 海 è 風 thàu 來, 鹹味 koh 冷氣, he 田 kap-á lóng 恬去。英雄伊聽 tiòh óa 下一聲, 伸手去草裡摸, 滑溜溜一個嬰 á。He 嬰 á hō 蚊釘大聲哭, 水地 è 田 kap-á, 聽 tiòh 嬰 á 哭, 也 tòh koh 叫, kī-ku kī-ku, kī-ku kī-ku, 一陣 (tīn) tòe 一陣哮。伊驚 bà-á 來, 驚蛇來, 嬰 á 抱起來, 用溼地 è 水 ká 嬰 á

台灣文學 è 正名(二)

李勤岸 Lí Khîn-hōa" Ùi 英語後殖民文學看台灣文學

台灣殖民語文學 è 現實 日本殖民時代 è 殖民語是日語, 台灣文學之父親和一生拒絕使用日語寫作, 以表示伊對日本殖民 è 反抗。伊使用 è 文學語言是半生半熟 è 華語 kap 實驗式 è 台語。楊逵開始寫作 è 時計畫 beh 用台語寫長篇小說, 可惜因為發表出來連家己都看無, 只好放棄。以後一直攏用日語寫作, 一直到國民黨中國殖民時代才 koh 重學華語寫作 (李勤岸 2004)。

呂美親(2004)分析楊逵 è 寫作語言, 有真詳細 è 討論:

除了處女作以日文書寫, 楊逵嘗試了兩篇台灣話文書寫後就不再繼續, 戰前北京話文作品也相當少, 尤其 <送報伏> 後就完全以日文創作, 相較於賴和曾經漢文教育, 漢人意識強烈, 幾乎以漢文書寫創作而言, 楊逵的個案其實也是普遍的現象。這是日語教育在台普及, 讓台人漸趨於「日本化」, 使得作家們自然也無奈的日文寫作傾向。

楊逵 tī 日本時代 kap 其他多數 è 台作家全款「自然也無奈地」傾向日文寫作, 但是伊因為 beh kap 講台灣話 è 羅大眾 khia 鬥陣, 戰前開始寫作 è 時圖使用台語寫作, 戰後再度試寫台語詩, 並提議使用羅馬字:

楊逵未熟練北京話文時, 用台灣文創作, 如 1948 年刊登在《中華報》、《台灣文學叢刊》、《力報》、《新生報》等「民謠詩」, 是以台灣話文呈現, 這是相當有趣的現象, 楊逵在 1946 年也寫了幾首北京話詩, 感覺上歡迎祖國到臨的喜悅濃厚 1947 年台灣發生二二八事件, 1948 年楊逵便有台灣話文詩的創作, 並提出台灣話羅馬字化的觀點, 是否證明並持一貫的文藝大眾化理念? 正如戰前在創作初期時, 敏感地從語言下手, 普羅大眾站在一起。兩個不同階段起的台灣話文書寫對照比較, 是另一值得探討的問題 (呂美親 2004)。

日本時代 è 作家, 主要是使用殖民語日語寫作。到且無 chhōe 著任何文獻通看出當時作家為 in 使用殖民語所做 è 辯護。不過 1930 到 1934, 台灣作家 è 語言使用應該 tiòh 用華語抑是台語引起相當濟 è 論戰。我想無管主張使用中國話文, 抑是台灣話文, 雙方可能攏是認為台灣人應該使用「母語」來寫作, mài 使用殖民語。主張中國話文 è 人因為認為台灣人是中國人理所當然 ài 用中國話文:

台灣人既是中國的一地方人, 台灣人若脫不出中國傳來的風俗習慣、文化, 至於語言既是中國的一地方方言...我們台灣人既是選用漢字, 我們只有繼承前人的努力, 無條件接受中國白話文以爲我們台灣新文學建設的表現工具罷了!(賴明弘 1933)。

我講 in 雖然主張中國話文, 不過嘛是主張「母語」寫作, 因為賴明弘甚至講: 「中國白話文就是『吾手寫吾口』的文, 就是

講中國的一地方方言的台灣話的人需要的台灣話文。惟中國白話文才是台灣話文, 這才是天經地義, 才是無論比甚麼其他的文體爲最自然啦! 同時就是維持漢文於不滅的唯一道理與法子了。」(同上)

戰後使用華語寫作 è 作家應該知影響語 m̄ 是 in è 母語, 不過無一定認為華語是殖民語, 因為有 è 作家無認為國民黨中國 è 政權是殖民政權。認定國民黨中國是殖民政權 è 台灣作家嘛真少去思考寫作語言, in 差不多攏用全一個態度來看待母語寫作: 心胸 kheh-eh。

彭瑞金(1991)講: 「面對台語問題的現實, 不但要有包容的胸襟, 包括普通話在內, 也要通盤地考慮進去, 畢竟它是當前通行無阻的台灣語言之一, 對於台語的未來更要有開闊的心胸...。」

李喬(1991) tī 伊題爲〈寬廣的語言大道〉文章內底, 認為「不宜也不必在台灣的『語言市場』中, 以『人爲力量』把北京話排除掉」, 伊講: 「...台灣的語言問題, 要以何種眼光、胸襟、著眼點去思考面對, 那就清清楚楚矣。」

陳若曦(1996)進一步極端講「台語寫作要不得」, 伊講: 「語言文字是交流溝通的工具, 流通性越廣的越方便, 漢語使用人口超過十二億...利用漢語可以通行無阻, 又何樂不爲呢?」。

爲啥物使用華語寫作就是心胸開闊, 使用母語寫作就是心胸 kheh 狹? 爲何接納母語、學習母語、會曉運用母語寫作顛倒是心胸 kheh-eh, 無 beh 接納母語、排斥學習母語、bē 曉運用母語寫作 soah 顛倒是心胸開闊?

反對母語寫作, 無 beh 學習母語寫作 è 台灣作家, 除了「心胸開闊」以外, 那像 chhōe 無其他 è 理由來支持 in 繼續使用殖民語寫作。(待續)

母語 kap 文學

For-Khahkhuh

1980 年 è 諾貝爾文學獎詩人 波蘭人 è Czeslaw Milosz bat 講過 「無用母語寫作 è 人, kám 算是詩人」

× × × 母語 Kám kan-nā 是老父老母講 è 話 Kám kan-nā 是自出世講 è, 上滑溜 è 話 niá 有人有人 è 目睷看, 頭殼想 才有語言 è 產生

一塊土地頂 kóan è 語言 是 hit 塊土地頂 kóan è 人, 感情血脈 è 牽挽 是 hit 塊土地頂 kóan è 人, 生活思想 è 智慧母語 是一塊土地頂 kóan 生活 e 人, 土地 kap 生活 è 認同 是一塊土地頂 kóan 生活 e 人, 歷史 kap 文化 è 認同

母語, kah-ná 一條針線 Kā 土地 è 肚臍 kap 咱 è 肚臍(thī") 作伙 Kā 土地 è 愛恨情仇 kap 咱 è 愛恨情仇 thī" 作伙 Kā 土地 è 價值觀 KAP 咱 è 價值觀(thīn) 作伙 無土地, ná 有母語 無母語, ná 有土地頂 kóan 一先民血汗 è 文學 無母語, ná 有土地頂 kóan 一人民鹹苦澀 è 文學 無母語, ná 有土地頂 kóan 一土地土味 è 文學

× × × 「無用母語寫作 è 人, kám 算是詩人」



圖/小動

《荒漠甘泉台語詩》(18)

希望

陳清俊 Tân Cheng-chùn 譯著

比我所希望 khah 好 è 人生, 比我所敬畏 khah 好 è 靈; 破碎 è 工伊修整, 目屎變彩虹。 海洋中, 充滿強風大湧, 我 è 主安然平靜; Tī 荒野艱苦路進前, Tiàm tī 伊 è 疼, 我 thang 得安寧。

Chhōa 我 tī 看 bōe-tiòh è 路, 所 m̄-bat è 前途, 彎曲(khiau), chhòng 直; 崎嶇, 修平, 有主 tī 身邊, O-ló 伊賜棕樹 è 氣味, 荒漠有甘泉 tī 路裡。 有火柱 tī 暗暝, 有雲柱 tī 日時。

除去世上 è 寶器, 顯出誓約、疼痛、公義; 痛疼 è 心受傷 beh 死, 伊 è 芳膏無 m̄ 醫治。 管教用溫柔真理, 用智慧, 考驗 kap 教示, 直到 hiah-ê 屬伊 è 靈魂歸 ng 伊, 無 koh 靠世上 è 任何物。

Tī siōng 鬱卒 è 日子, 疼 è 應允賜歡喜; 回頭看過去, 知將來 súi 無比, 親像金雞內有瑪那(má-ná), 亦有開花 è 樹 á, 主 è 律法下(hē)約櫃, 上帝立約做保惠。



台語五言詩一顏敏政 Gân Bin-chèng

Han-chî hia" á ko

蕃薯兄 á 哥

Han-chî hia" á ko, 蕃薯兄 á 哥, Lí chiah gōng ti-ko! 你隻豬豬哥! Siū" lín sàng piá"-ko, 想 lín 送餅糕, Góan sim tīm hóc-ko! 阮心燉火鍋!

洗身軀。也 chhōe tiòh 一孃姑婆芋, bán 芋葉來抱嬰 á, 用長草 ká 嬰 á 縛(pak)好, ai" tòà 腰裡 koh 行。(待續)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各位同鄉: 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自一九八一年成立以來, 在熱愛台灣, 關心陳文成事件的同鄉支持下, 一直不餘遺力的爲台灣的民主, 人權在打拼。二十外年來, 本基金會每年在美國和台灣頒發五至七名的獎學金, 一方面肯定得獎學生們的努力和成就, 一方面也鼓舞了更多的台灣學子來關心台灣。二十外年來, 本基金會曾發行《台灣文化》雜誌, 舉辦週年紀念會, 贊助台灣人作家寫作, 邀請台灣作家, 文化工作者訪美, 舉辦紀念音樂會, 舉辦台灣藝術花展, 協辦二二八劇展《未完成的夢》及各式各樣的文化及政治活動。並長期支持《台灣公報》(Taiwan Communicue, http://taiwandc.org), 《台灣學生》(台灣學生社 Taiwanese Collegian, http://tc.fomosa.org)和 ITASA (http://itasa.org)。 近年起我們除了固定的獎學金外, 更在陳文成生前執教的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設立一個紀念陳文成的獎學金。自 2001 年起島內的台美文化交流基金會也在我們美國的同鄉鼓勵下獲得正名爲陳文成教授紀念基金會。

本基金會地址: Dr. Mark R. L. Kao, CWCWF P. O. Box 6223, Lawrenceville, N.J. 08648